

人人都說燕趙之地多慷慨悲歌之士，但在尋訪辛亥革命黃花崗烈士後人時，記者發現廣東花都（舊稱花縣）、南海等地，捨生取義之士不遑多讓。僅廣州三·二九起義血染黃花的72名烈士中，就有18位來自花縣，另有13位來自南海。探訪其出處，多為鄉野村夫、販夫走卒之輩。然而當有志之士為救國振臂一呼，他們卻毫不遲疑，扔下手中的鋤頭、貨擔慷慨赴死。百載之後，烈士的後人大多仍在這片土地上或辛勤耕耘，或行商做買。幾位受訪遺屬告訴記者，烈士後裔的身份，除了令他們偶爾被媒體問詢之外，大多時候生活寧靜而恬淡。

國運昌盛，民眾樂業安居，不正是先輩拋灑熱血孜孜以求的夢想？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鵬飛、李叢書、顧一丹



■為紀念廣州黃花崗起義100周年，廣東舉行辛亥革命後人座談會。



■南海籍烈士羅遇坤之孫羅錦初向記者講述祖父生前往事。本報記者李叢書攝

志遺承問鄉隱恬 顏愧無前靈烈士

三三代感恩惜福

四五代以祖為榮

羅錦初是南海籍黃花崗烈士羅遇坤的孫子，今年62歲，退休前是丹灶中學的老師。退休後，他為紀念黃花崗七十二烈士，自己籌建了「紛紛雨」公益紀念平台，自此退休生活中便多了一抹溫馨亮色，除了每日的閱讀時間外，他常常掛在網上發佈新日誌，更換圖片和進行後台管理。

誕遺腹子冀「漢人掌權」

他的祖父羅遇坤，1907年（丁未年）曾參加了鎮南關起義，大難不死，1911年（辛亥年）參加了黃花崗起義，因彈藥耗盡，獨力難支，被捕後與饒輔廷、羅聯三人同時就義。

噩耗傳到家鄉，母親妻子悲痛欲絕。羅犧牲時不過虛歲26，妻子還不足22歲，且有孕在身。同年六月，羅錦初的父親出世，起名「羅漢權」，許是寄以了「漢人掌權」的願望。作為羅遇坤的獨子，羅漢權育有四個兒女，如今羅錦初其兄弟4人各有家庭，有的更三代同堂，日子過得殷實。烈士香燈有繼，當可含笑九泉。

70高齡重拾烈屬身份

由於抗日時期逃難等種種緣由，羅錦初一家喪失了一切烈屬證件。新舊政權的更迭，讓身份重新確認之路艱難迂迴。羅漢權作為烈士第二代，此前的幾十年只能自行前往黃花崗拜祭先烈，直到70高齡才得以正式以義士遺屬身份參與政府黃花崗公祭活動。

羅錦初回憶道，「那是25年前，我和父親首次參加與省市黨政領導、烈士親屬在黃花崗烈士墓前舉行的一次紀念活動。當時的場面很浩大，看見老父終於被承認身份，圓了祭祀先烈的夢想，而感到此生無憾的樣子，我的心靈受到極大震撼。我當即萌生了繼承父志的願望，開始着手收集與黃花崗烈士相關的資料，特別是丹灶籍的，以傳後世。」

要求後代以祖為榜樣

問及先烈英勇獻身精神對其造成的影響，羅錦初相當激動：「可以說，先烈的精神無時無刻不影響着我和我的家人。雖然現在的生活並非富

貴，但在平日的為人處事中，我均會像父親要求我那樣，要求自己的孩子以先祖為榜樣，嚴於律己，凡事要對得起天地良心。隨着時間的推移，到了烈士第四代，乃至第五代，由於年少，加之對先烈事跡了解不透徹，自然感情也就不如我們深厚。但無論怎樣，他們始終會緊記自己是革命烈士的後代，並以此為榮。」

令他無遺憾的是，時下「九零後」對辛亥革命的偉大意義一知半解，許多人不清楚黃花崗起義為何事，更不知道南海曾出現過十三位黃花崗烈士。為此，他目前最大的希望是，社會能重視對烈士事跡和精神的宣傳，重新燃起人們對先烈的緬懷尊敬之情，讓更多的國民能夠記住這些英雄。



■花都籍、南海籍等多位烈士就義前照片。資料圖片

不識廣州城內路 先鋒隊多枉死

死能同穴成奢望

花都區新華鎮三華村湧現的義士在花縣18人中佔了7位，本報記者到訪時，徐有立、徐福枝、徐振渲三位後人應邀而至。該村村委書記介紹，其餘的人要麼就是忙着活計營生無心應付紛至沓來的採訪，要麼就是早已離開了三華村失去聯繫。

三華村英才輩出

問及三華村英才輩出的原因，徐有立、徐福枝、徐振渲歸結出兩點：第一，當時率花縣農民「先鋒隊」參加三·二九廣州之役的徐維揚為人清廉，深得民心。「他真心愛護村民，有知識，有威望，很多人都願意追隨他。」第二，花縣農民不識路，入廣州如入薊城。談論至此，徐有立、徐福枝、徐振渲三人的臉上呈現凝重的神色，「他們是先鋒隊，衝鋒在前，又不懂往哪裡撤退。如果熟悉地形，有部份人其實是不用犧牲的。」

徐有立今年73歲，育有兩兒三女。黃花崗起義烈士徐滿凌是他的親伯父，在家裡排行第一，他父親排行第八。他點燃了一根煙，幽幽地告訴記者，「很多人都知道，伯父是英烈，是攻打總督署的敢死隊人員之一。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其實我老實徐滿登也是，他被打傷了一條腿，最後活着逃回來了。而伯父逃不回來，正是因為不認識路。」

孫中山厚恤遺孤

烈士徐保生的侄孫徐福枝說，三華村眾人犧牲後，清廷對花縣革命黨人的清查漸漸偃旗息鼓。時隔不到一年，孫中山就派人來鄉間尋覓烈士遺孤。「不僅給了家人每年五十塊白銀的撫恤金，還讓我們家兩個孩子免費上學，我大哥本來有機會去的，但是他不是讀書的材料，就一直待在鄉下。」徐福枝告訴記者，在民國初年，四十塊白銀就足夠在鄉下蓋一座公館，五十塊更是足以讓他們整個家族一夜暴富。然而，這些錢卻沒能改善徐福枝一家的生活困境。據說，一個和徐保生同輩同宗兄弟把這些撫恤金按月領完，全數吃喝殆盡。但是，從

他說，父親和伯父共赴戰場，是本著「打死不離親兄弟」的想法，希望彼此在烽煙變亂中能有個照應。誰知死能同穴竟也是奢望。起義當日，煙彈急亂，殺聲震天，血花濺地，一輩子沒有出過城的花縣農民在陌生的廣州城裡痛擊敵人，只能奮勇向前，要退，也不知有何路可退。激戰至薄暮時分，力竭彈盡的徐滿凌兄弟二人隨大部轉入巷道。徐滿登當時已經受傷，看到清軍如蝗雨般來勢洶湧，心下明白今日已不能僥倖。僵持一晝夜後，幾位同志以圖將來，要帶不熟路況的他一起走，「老實想拉上伯父，可是他們隔得遠，敵人逼得緊，一切都來不及了。」

經此一役，兄弟二人陰陽永隔。徐滿登解甲歸田，直至老死鄉間。徐有立說，自他懂事起，父親就很少重提往事。煙霧繚繞中，不善言辭的徐有立一語道破父親的創深痛巨：「其實還需要說什麼？他們是親兄弟啊！」



■花都籍三位烈士後人徐有立、徐福枝、徐振渲合影。本報記者李叢書攝

孫中山政府給予的優厚撫恤上，仍不難看出他對這些愛國義士的看重。

父曾隨徐維揚讀黃埔軍校

烈士徐佩流的孫子徐振渲亦說，他的爺爺和徐保生等人一同就義後，徐維揚沒過多久就回到村裡幫扶他們的後繼生活。「我爸爸就是由徐維揚親自帶去上黃埔軍校的，學費全免。」

民國政府每年發放的五十塊白銀撫恤金，讓徐振渲一家的生活徹底改善。「因為爸爸算是讀書的人，比較有生意頭腦。遂用五十白銀在鄉里開間賣雜貨的店舖。」這間似如今「士多」的店舖，在民國時期的鄉下算是稀罕物，火爆的生意讓他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不愁吃穿。

南海英烈遺風傳至第五代

在南海丹灶西城村，游壽烈士的孫子游慶佳和妹妹經營著一家糧油店，游慶佳弟弟游慶章也住在丹灶，生活殷實無憂。游慶佳告訴記者，儘管與祖父無緣謀面，但小時候父親的口耳相傳，已經讓他把不少當年的往事銘刻心中：「在那個特殊的歷史年代，爺爺和他的戰友為了民族大義而拋頭顱、灑熱血，我小時候聽起來都覺得熱血沸騰，我為有這樣的爺爺而自豪。」

至今，游家還保存著爺爺留下來的祖屋。祖屋門口，掛著一塊由廣東省人民政府80年代初頒發的寫著「光榮烈屬」的牌子。祖屋裡供奉著游壽烈士的遺像，每隔兩三天，游慶佳都會為祖屋打掃衛生，保持遺像和供台纖塵不染。他還透露：「每年的3月29日，我們都會到廣州的黃花崗烈士陵園去祭拜爺爺，而農曆的三月廿九，我們家裡也會祭拜。」

第五代不忘先人大義

游慶佳的兒子如今在佛山市區一家電子公司上班，已結婚生子，女兒則正在念初一。他深情表示，儘管下一輩只能通過遺像認識祖爺的音容笑貌，但他的光輝事跡仍然長存心間。「我會告訴我的孩子，先人為推翻腐敗無能的封建社會獻出了生命，這是值得我們驕傲的。我們都要好好生活和工

作，讓祖先含笑九泉。」

南海官窯鵝鳴坑周華的孫子周滿初也告訴記者，廣州起義時，時年31歲的周華壯烈捐軀，沒有留下子嗣。他父親周盛芳是周華兄長周天祥的兒子，後因國民政府為使烈士一脈得以延續，令其承襲周華為父。年屆五旬的他高興地告訴記者：「我的孫子剛出生不久，周華的後人現已傳到了第五代。」他將讓孫輩秉承先人的精神發奮工作，生活幸福美滿。

村民望建周華紀念館

周滿初表示，家裡曾保留過有關周華的遺物，但是後來丟失了。周華的事跡在這個家族主要通過口口相傳而保留下來。因為年代已久遠，年輕一代對於「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等革命歷史知曉不多。而且，組織中小學生集體遠赴廣州參加黃花崗烈士紀念活動也有一定的難度。

「村民期望能在村裡建周華紀念館。」鵝鳴坑村民代表周慶倫告訴記者，村民為家鄉湧現出這樣的英烈感到無比光榮，希望有關部門能在村裡建一個周華烈士的紀念館，普及下一代對這位南海英烈的認識，讓先烈精神能在村裡代代相傳。周滿初也表示，若村裡能牽頭，他一定會全力配合，發動更多的後人及親友去尋找有關祖父的資料。



■南海籍烈士周華後人周滿初（左二）口述先人英勇事跡。資料圖片

年發50塊白銀